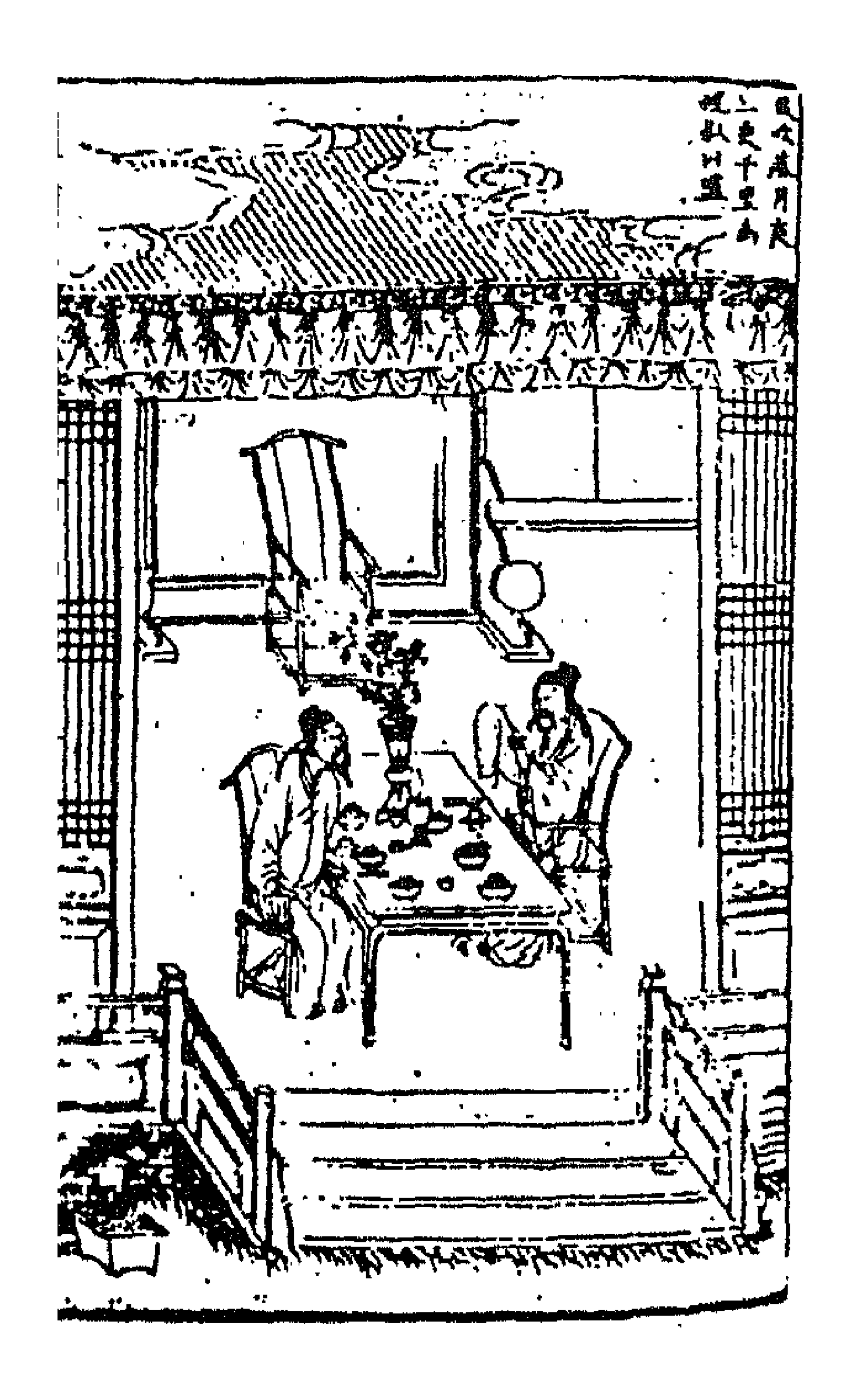
古今小說





第十六卷

范巨卿雞黍死生交

種樹莫種垂楊枝結交莫結輕薄兒楊枝不耐秋風吹輕薄易結還易離君不見昨日書來兩相憶今日相逢不相識不如楊枝猶可久一度春風一回首

這篇言語是結交行言結交最難今日說一箇秀才乃漢明帝時人姓張名劭字元伯是汝州南城人氏家本農業苦志讀書年二十五歲不曾婚娶其老母年近六旬并弟張勤努力耕種以供二膳時漢帝求

賢劭辭老母別兄弟自負書囊來到東都洛陽應舉在路非只一日到洛陽不遠當日天晚投店宿歇是夜常聞鄰房有人聲喚劭至曉問店小二間壁聲喚的是誰小二答道是一箇秀才害時症在此將死劭曰既是斯文當以看視小二曰瘟病過人我們尚自不去看他秀才你休去劭曰死生有命安有病能過人之理吾須視之小二勸不住劭乃推門而入見一人仰面臥於土榻之上面黃肌瘦口內只叫救人劭見房中書囊衣冠都是應舉的行動遂扣頭邊而言曰君子勿憂張劭亦是赴選之人今見汝病至篤吾

[illegible]

肯拚有己功名為朋友者真正義氣

竭力救之，藥餌粥食，吾自供奉。且自寬心。其人曰：若君子救得我病，容當厚報。劭隨即挽人請醫用藥調治，蚤晚湯水粥食，劭自供給。數日之後，汗出病減，漸漸將息，能起行立。劭問之，乃是楚州山陽人氏，姓范名式，字巨卿，年四十歲，世本商賈，幼亡父母，有妻小。近棄商賈，來洛陽應舉。比及范巨卿將息得無事了，悞了試期。范曰：今因式病，有悞足下功名，甚不自安。劭曰：大丈夫以義氣為重，功名富貴，乃微末耳。已有分定，何悞之有。范式自此與張劭情如骨肉，結為兄弟。式年長五歲，張劭拜范式為兄。結義後，朝暮相隨

不覺半年、范式思歸、張劭與計算房錢、還了店家、二人同行數日、到分路之處、張劭欲送范式、范式曰、若如此、某又送回、不如就此一別、約再相會、二人酒肆共飲、見黃花紅葉、粧點秋光、以助別離之興、酒座間杯泛茱萸、問酒家、方知是重陽佳節、范式曰、吾幼亡父母、屈在商賈、經書雖則留心、奈爲妻子所累、幸賢弟有老母在堂、汝母即吾母也、來年今日、必到賢弟家中、登堂拜母、以表通家之誼、張劭曰、但村落無可爲款、倘蒙兄長不棄、當設雞黍以待、幸勿失信、范式曰、焉肯失信於賢弟耶、二人飲了數杯、不忍相捨、張

劭拜別范式，范式去後，劭凝望墮淚，式亦回顧淚下，兩各悒怏而去。有詩爲證：

手採黃花泛酒巵，殷勤先訂隔年期。
臨岐不忍輕分別，執手依依各淚垂。

且說張伯元到家，參見老母。母曰：吾兒一去，音信不聞，令我懸望，如饑似渴。張劭曰：不孝男於途中遇山陽范巨卿，結爲兄弟，以此逗遛多時。母曰：巨卿何人也？張劭備述詳細。母曰：功名事皆分定，既逢信義之人結交，甚快我心。少刻，弟歸，亦以此事從頭說知，各各歡喜。自此張劭在家，再攻書史，以度歲月。光陰迅

遠漸近重陽劭乃預先畜養肥雞一隻杜醞濁酒是日蚤起灑掃草堂中設母座傍列范巨卿位遍插菊花於缾中焚信香於座上呼弟宰雞炊飯以待巨卿母曰山陽至此迢遞千里恐巨卿未必應期而至待其來殺雞未遲劭曰巨卿信士也必然今日至矣安肯悞雞黍之約入門便見所許之物足見我之待久如候巨卿來而後宰之不見我慇懃之意母曰吾兒之友必是端士遂烹炰以待是日天晴日朗萬里無雲劭整其衣冠獨立莊門而望看看近午不見到來母恐悞了農桑令張勤自去田頭收割張劭聽得前

村犬吠又往望之如此六七遍因看紅日西沉現出半輪新月母出戶令弟與劭曰兒久立倦矣今日莫非巨卿不來且自曉膳劭謂弟曰汝豈知巨卿不至耶若范兄不至吾誓不歸汝數勞矣可自歇息母弟再三勸歸劭終不許候至更深各自歇息劭倚門如醉如癡風吹草木之聲莫是范來皆自驚訝看見銀河耿耿玉宇澄澄漸至三更時分月光都沒了隱隱見黑影中一人隨風而至劭視之乃巨卿也再拜踊躍而大喜曰小弟自蚤直候至今知兄非爽信也兄果至矣舊歲所約雞黍之物備之已久路遠風塵別

不曾有人同來便請至草堂與老母相見范式並不答話逕入草堂張劭指座榻曰特設此位専待兄來兄當高座張劭笑容滿面再拜於地曰兄既遠來路途勞困且未可與老母相見杜醞雞黍聊且充饑言訖又拜范式僵立不語但以衫袖反掩其面劭乃自奔入廚下取雞黍幷酒列於面前再拜以進曰酒殽雖微劭之心也幸兄勿責但見范於影中以手綽其氣而不食劭曰兄意莫不怪老母幷弟不曾遠接不肯食之否請母出與同伏罪范揺手止之劭曰喚舍弟拜兄若何范亦揺手而止之劭曰兄食雞黍後進

人便死了還論甚大事大抵矣雞黍要

酒若何范廢其箸似教張退後之意劭曰雞黍不足以奉長者乃劭當日之約幸勿見嫌范曰弟稍退後吾當盡情訴之吾非陽世之人乃陰魂也劭大驚曰兄何故出此言范曰自與兄弟相别之後回家為妻子口腹之累溺身商賈中塵世滾滾歲月匆匆不覺又是一年向日雞黍之約非不掛心近被蠅利所牽忘其日期今蚤鄰佑送茱萸酒至方知是重陽忽記賢弟之約此心如醉山陽至此千里之隔非一日可到若不如期賢弟以我為何物雞黍之約尚自爽信何況大事乎尋思無計常聞古人有云人不能行千

論生生世世正不在眼前遽解也

里魂能日行千里遂囑付妻子曰吾死之後且勿下葬待吾弟張元伯至方可入土囑罷自刎而死魂駕陰風特來赴雞黍之約萬望賢弟憐憫愚兄恕其輕忽之過鑒其凶暴之誠不以千里之程肯爲辭親到山陽一見吾屍死亦瞑目無憾矣言訖淚如迸泉急離坐榻下階砌劭乃趨步逐之不覺忽踏了蒼苔顛倒於地陰風拂面不知巨卿所在有詩爲證

風吹落月夜三更　千里幽魂敘舊盟
只恨世人多負約　故將一死見平生

張劭如夢如醉放聲大哭那哭聲驚動母親幷弟急

起視之見堂上陳列雞黍酒果張元伯号倒於地用
水救醒扶到堂上半晌不能言又哭至死母問曰汝
兒巨卿不來有甚利害何苦自哭如此劭曰巨卿以
雞黍之約已死於非命矣母曰何以知之劭曰適間
親見巨卿到來邀迎入坐具雞黍以迎但見其不食
再三懇之巨卿曰為商賈用心失忘了日期今蚤方
醒恐負所約遂自刎而死陰魂千里特來一見母可
容兒親到山陽葬兄之屍兒明蚤收拾行李便行母
哭曰古人有云囚人夢赦渴人夢漿此是吾兒念念
在心故有此夢警耳劭曰非夢也兒親見來酒食見

此去已拚下一死矣有巨卿之死自不可無元伯之死

在逐之不得忽然顛倒豈是夢乎巨卿乃誠信之士豈妄報耶弟曰此未可信如有人到山陽去當問其虛實劭曰人稟天地而生天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人則有五常仁義禮智信以配之惟信非同小可仁所以配木取其生意也義所以配金取其剛斷也禮所以配水取其謙下也智所以配火取其明達也信所以配土取其重厚也聖人云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又云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巨卿既已為信而死吾安可不信而不去哉弟專務農業足可以奉老母吾去之後倍加恭敬晨昏甘旨勿使

有失遂拜辭其母曰不孝男張劭今爲義兄范巨卿爲信義而亡須當往弔已再三叮嚀張勤令侍養老母母須從曉勉强飲食勿以憂愁自當善保尊體劭於國不能盡忠於家不能盡孝徒生於天地之間耳今當辭去以全大信母曰吾兒去山陽千里之遥月餘便回何故出不利之語劭曰生如浮漚死生之事旦夕難保慟哭而拜弟劭曰勤與兄同去若何元伯曰母親無人侍奉汝當盡力事母勿令吾憂灑淚別弟背一箇小書囊來蚤便行有詩爲證

辭親別弟到山陽　千里迢迢客夢長

豈爲友朋輕骨肉　只因信義迫中腸

沿路上饑不擇食寒不思衣夜宿店舍雖夢中亦哭每日蚤起趕程恨不得身生兩翼行了數日到了山陽問巨卿何處住徑奔至其家門首見門戶鎖着問及鄰人鄰人曰巨卿死已過二七其妻扶靈柩往郭外去下葬送葬之人尚自未回劭問了去處奔至郭外望見山林前新築一所土牆牆外有數十人面面相覷各有驚異之狀劭汗流如雨走往觀之見一婦人身披重孝一子約有十七八歲伏棺而哭元伯大叫曰此處莫非范巨卿靈柩乎其婦曰來者莫非張

元伯乎張劭曰張劭自來不曾到此何以知名姓耶婦泣曰此夫主弃世之遺言也夫主范巨卿自洛陽回常談賢叔盛德前者重陽日夫主忽舉止失措對妾曰我失却元伯之大信徒生何益常聞人不能行千里吾寧死不敢有悞雞黍之約死後且不可葬待元伯來見我屍方可入土今日已及二七人勸云元伯不知何日得來先葬訖後報知未晚因此扶柩到此衆人擡棺入金井並不能動因此停住墳前衆都驚怪見叔叔遠來如此慌速必然是也元伯乃哭倒於地婦亦大慟送殯之人無不下淚元伯於囊中取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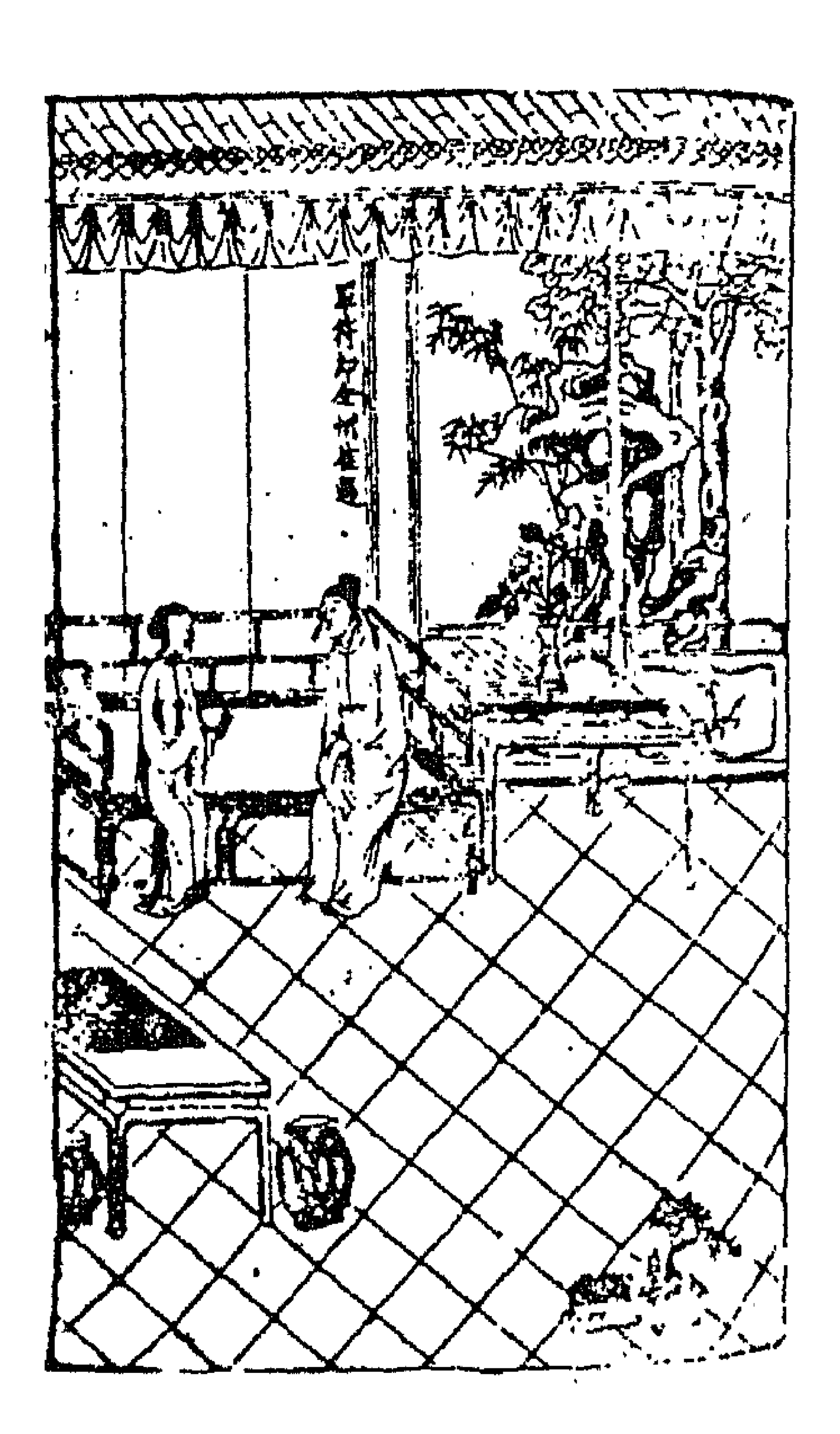
令買祭物香燭紙帛陳列於前取出祭文酹酒再拜號泣而讀文曰

維某年月日契弟張劭謹以炙雞絮酒致祭於仁兄巨卿范君之靈曰於維巨卿氣貫虹霓義高雲漢幸傾蓋於窮途締盍簪於荒店黃花九日肝膈相盟青劍三秋頭顱可斷堪憐月下淒涼恍似日間眷戀弟今辭母來尋碧水青松兄亦囑妻佇望素車白練故友那堪死別誰將金石盟寒丈夫自是生輕欲把昆吾鍔按歷千古而不磨期一言之必踐倘靈爽之猶存料冥途之長伴嗚呼哀哉尚

元伯發棺視之哭聲慟地回顧嫂曰兄爲弟亡豈能獨生耶囊中已具棺槨之費願嫂垂憐不棄鄙賤將劭葬於兄側平生之大幸也嫂曰叔何故出此言也劭曰吾志已決請勿驚疑言訖掣佩刀自刎而死衆皆驚愕爲之設祭具衣棺營葬於巨卿墓中本州太守聞知將此事表奏明帝憐其信義深重兩生雖不登第亦可褒贈以勵後人范巨卿贈山陽伯張元伯贈汝南伯墓前建廟號信義之祠墓號信義之墓旌表門閭官給衣糧以膳其子巨卿子范純綬及第進

士官鴻臚寺卿至今山陽古跡猶存題詠極多惟有無名氏踏莎行一詞最好詞云

千里途遙隔年期遠片言相許心無變寧將信義托遊魂堂中雞黍空勞勸○月暗燈昏淚痕如線死生難隔情何限靈輀若候故人來黃泉一笑重相見





第十七卷

單符郎全州佳偶

郟鄏門開城倚天　周公指畫尚依然
休言道德無關領　一閱乾坤八百年

這首詩單說西京是帝王之都，左成皋，右澠池，前伊闕，後大河，真個形勢無雙，繁華第一。宋朝九代建都于此。今日說一樁故事，乃是西京人氏，一個是邢知縣，一個是單推官，他兩個都在孝感坊下，並門而居，兩家宅眷，又是嫡親姊妹，姨丈相稱，所以往來甚密。雖爲各姓，無異一家。先前兩家未做官時節，姊妹同

時懷孕、私下相約道、若生下一男一女、當為婚姻、後來單家生男、小名符郎、邢家生女、小名春娘、姊妹各對丈夫說通了、從此親家往來、非止一日、符郎和春娘幼時常在一處遊戲、兩家都稱他為小夫婦、以後漸漸長成、符郎改名飛英、字騰實、進館讀書、春娘深居繡閣、各不相見、其時宋徽宗宣和七年、春三月、邢公選了鄧州順陽縣知縣、單公選了揚州府推官、各要挈家上任、相約任滿之日、歸家成親、單推官帶了夫人和兒子符郎、自往揚州去做官不題、却說邢知縣到了鄧州順陽縣、未及半載、值金韃子分道入寇

金將斡離不攻破了潁陽、那知縣一門遇害、春娘年十二歲、爲亂兵所掠、轉賣在全州樂戶楊家、得錢十七千而去、春娘從小讀過經書及唐詩千首、頗通文墨、尤善應對、鴇母愛之如寶、改名楊玉、教以樂器及歌舞、無不精絕、正是

三千粉黛輸顏色　十二朱樓讓舞歌

只是一件、他終是宦家出身、舉止端詳、每詣公庭侍宴、呈藝畢、諸妓調笑謔浪、無所不至、楊玉嘿然獨立、不妄言笑、有良人風度、爲這個上、前後官府、莫不愛之重之、話分兩頭、却說單推官在任三年、時金虜陷

了汴京，徽宗欽宗兩朝天子，都被他擄去。虜殺呂好問，說下了偽帝張邦昌，迎康王嗣統。康王渡江而南，即位於應天府，是為高宗。高宗懼怕金虜，不敢還西京，乃駕幸揚州。單推官率民兵護駕有功，累遷郡官之職。又隨駕至杭州，高宗愛杭州風景，駐蹕建都，改為臨安府。有詩為證：

山外青山樓外樓　西湖歌舞幾時休

煖風薰得遊人醉　却把杭州作汴州

話說西北一路地方，被金虜殘害，百姓從高宗南渡者，不計其數，皆散處吳下。聞臨安建都，多有搬到杭

州人籍安撫單公將在戶部閱看戶籍冊示見有一邢祥名字乃西京人自思邢知縣名楨此人名祥敢是同行兄弟自從遊宦以後邢家全無音耗相通正在懸念乃遣人密訪之果邢知縣之弟號為四承務者急忙請來相見問其消息四承務答道自鄧州破後傳聞家兄舉家受禍未知的否因流淚不止單公亦愀然不樂念兒子年歯已長意欲別圖親事猶恐傳言未的媳婦尚在且待干戈寧息再行探聽從此單公與四承務仍認做親戚往來不絕再說高宗皇帝初即位改元建炎過了四年又改元紹興此時紹

興元年、朝廷追敘南渡之功、單飛英受父蔭得授全州司戶、謝恩過了、擇日拜別父母起程、徑往全州到任時年十八歲、一州官屬、只有單司戶年少、且是儀容俊秀、見者無不稱羨、上任之日、州守設公堂酒會飲大集聲妓、原來宋朝有這個規矩、凡在籍娼戶、謂之官妓、官府有公私筵宴、聽憑點名喚來祗應、這一日、楊玉也在數內、單司戶于衆妓中、只看得他上眼、大有眷愛之意、詩曰

曾縮紅繩到處隨　佳人才子兩相宜

風流的是張京兆　何日臨窗試畫眉

司理姓鄭名安滎陽舊族也是個少年才子一見單司戶便意氣相投看他顧盼楊玉已知其意一日鄭司理去拜單司戶問道足下清年名族爲何單車赴任不携宅眷單司戶答道實不相瞞幼時曾定下妻室因遭虜亂存亡未卜至今中饋尚虛司理笑道離索之感人孰無之此間歌妓楊玉頗饒雅致且作望梅止渴何如司戶初時遜謝不敢被司理言之再三說到相知的分際司戶隱瞞不得只得吐露心腹司理道既才子有意佳人僕當爲曲成之耳自此每遇宴會司戶見了楊玉反覺有些避嫌不敢注目然心

中思慕愈甚司理有心要玉成其事但惧怕太守嚴毅做不得手脚如此二年舊太守任満升去新太守姓陳爲人忠厚至誠且與鄭司理是同鄉故舊所以鄭司理屢次在太守面前稱薦單司戶之才品太守十分敬重一日鄭司理置酒專請單司戶到私衙清話只點楊玉一名祗候這一日比公堂筵宴不同只有賓主二人單司戶纔得飽看楊玉果然美麗有詞名意恭娥詞云

香馥馥樽前有個人如玉人如玉翠翹金鳳内家糚束　嬌羞慣把眉兒蹙逢人只唱傷心曲傷心

曲一聲聲是愁紅愁綠

鄭司理開言道今日之會並無他客勿拘禮法當開懷暢飲務取盡懽遂囑巨能來勸單司戶楊玉清歌侑酒酒至半酣單司戶看着楊玉神魂飄蕩不能自持假裝醉態不飲鄭司理已知其意便道且請到書齋散步再容奉勸那書齋是司理自家看書的所在擺設着書畫琴棋也有些古玩之類單司戶那有心情去看向竹榻上倒身便睡鄭司理道既然仁兄困酒暫請安息片時忙轉身而出却教楊玉斟下香茶一○既送去單司戶素知司理有玉成之美今番見楊

玉獨自一個送茶情知是放鬆了也起身把門拴上雙手抱住楊玉求歡楊玉佯推不允單司戶道相慕小娘子已非一日難得今番機會司理公平昔見愛就使知覺必不嗔怪楊玉也識破三分隔不敢固拒只得順情兩個遂在榻上草草的雲雨一場有詩為證

相慕相憐二載餘　今朝且喜兩情舒
雖然未得通宵樂　猶勝陽臺夢是虛

單司戶私問楊玉道你雖然才藝出色偏覺雅致不似青樓習氣必是一個名公苗裔今日休要瞞我可

從賢說與我知道果是何人楊玉滿面羞慚答道賤不相瞞妾本宦族流落在此非楊嫗所生也司戶大驚問道既係宦族汝父何官何姓楊玉不覺淚交流答道妾本姓邢在東京孝感坊居住幼年曾許與母姨之子結婚妾之父授鄧州順陽縣知縣不幸胡寇猖獗父母皆遭兵刃妾被人掠賣至此司戶又問道汝夫家姓甚作何官職所許嫁之子又是何名楊玉道夫家姓單那時爲揚州推官其子小名符郎今亦不知存亡如何說罷哭泣不止司戶心中已知其爲春娘了且不說破只安慰道汝今日鮮衣美食花

說得可憐

朝月久、勾你受用、官府都另眼看覷、誰人輕賤你、光宗族遠離、夫家存亡未卜、隨緣快活、亦足了一生矣、何乃自生悲泣耶、楊玉蹙頞答道、妾聞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雖不幸風塵、實出無奈、夫家宦族、豈使無恙、妾亦不作團圓之望、若得嫁一小民、荊釵布裙、啜菽飲水、亦是良人家媳婦、比在此中迎新送舊、勝却千萬倍矣、司戶點頭道、你所見亦是、果有此心、我當與汝作主、楊玉叩頭道、恩官若能拔妾于苦海之中、眞乃萬代陰德也、說未畢、只見司理推門進來道、陽臺夢醒也未、如今無事可飲酒矣、司戶道、酒已過酥、

不能復飲司理道一分酒醉十分心醉司戶道一分醉酒十分醉德大家都笑起來重來送上洗盞更酌是日盡歡而散過了數日單司戶置酒專請鄭司理答席也喚楊玉一名答應楊玉先到單司戶不復與狎昵遂正色問曰汝前日有言爲小民婦亦所甘心我今喪偶未有正室汝肯相隨我乎楊玉含淚答道枳棘豈堪鳳凰所棲若恩官可憐得蒙收錄使得備巾櫛之列豐衣足食不用送往迎來固妾所願也但恐他日新孺人性嚴不能相容然妾自當含忍萬一徵色發聲妾情願持齋依佛終身獨宿以報恩官之

德耳司戶聞言不覺慘然方知其厭惡風塵出于至誠非誑語也少停鄭司理到來見楊玉淚痕未乾戲道古人云樂極生悲信有之乎楊玉斂容答道妾從中來不可斷絕耳單司戶將楊玉立志從良說話向鄭司理說了鄭司理道足下若有此心下官亦願效一臂這一日飲酒無話席散後單司戶在燈下修成家書一封書中備言岳丈邢知縣全家受禍春娘流落爲娼厭惡風塵志向可憫男情愿復聯舊約不以良賤爲嫌單公拆書觀看大驚隨即請邢四承務到來商議此事兩家各[illegible]不已四承務要親往全州

王張親事，教單公致書於太守，求爲春娘脫籍。單公寫書，付與四承務收訖，四承務作別而行。不一日，來到全州，逕入司戶衙中相見，道其來歷。單司戶先與鄭司理說知其事，司理一力攛掇道：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今足下甘娶風塵之女，不以存亡易心，雖古人高義，不是過也。遂同司戶到太守處，將情節告訴。單司戶把父親書札呈上，太守看了，道：此美事也，敢不奉命。次日，四承務具狀告府，求爲釋賤歸良，以續舊婚事。太守當面批准了，候至日中，還不見發下文牒。單司戶疑有他變，密使人打探消息，見廚司正在忙

亂安排筵席司戶猜道此酒爲何而設豈欲與楊玉舉離別觴耶事已至此只索聽之少頃果召楊玉祗候席間只請通判一人酒至三巡食供兩套太守喚楊玉近前將司戶願續舊婚及邢祥所告脫籍之事一一說了楊玉拜謝道妾一身生死榮辱全賴恩官提拔太守道汝今日尚在樂籍明日即爲縣君將何以報我之德楊玉答道恩官拔人于火宅之中陰德如山妾惟有日夕籲天願恩官子孫富貴而已太守歎道麗色佳音不可復得不覺前起抱持楊玉說道汝必有以報我那通判是個正直之人見太守發狂

便離席起立正色發作道既司戶有宿約便是該人我等俱有同僚叔嫂之誼君子進退當以禮不可苟且以傷推道太守踧踖謝道老夫不能忘情非判府之言不知其爲過也今得罪于司戶當謝過以質耳乃令楊玉入內宅與自己女眷相見却教人召司理司戶二人到後堂同席直喫到天明方散太守也不進衙還坐早堂便下文書與楊家翁媪教除去楊玉名字楊翁楊媪出其不意號哭而來拜着太守訴道養女十餘年費盡心力今既蒙明判不敢抗拒但願一見而别亦所甘心太守遣人傳語楊玉楊玉立在

後堂隔屏對翁嫗說道我夫妻重會也是好事我雖承汝十年撫養之恩然所得金帛已多亦足為汝養老之計從此永訣休得相念嫗兀自號哭不止太守喝退了楊翁楊嫗當時差州司人從自宅堂中擡出楊玉逕送至司戶衙中取出私財十萬錢權佐資奩之費司戶再三推辭太守定教受了是日鄭司理為媒四承務為主婚如法成親做起洞房花燭有詩為證

風流司戶心如渴　文雅嬌娘意似狂
今夜官衙尋舊約　不教人話負心郎

日是最後歡聚弄閒傷離不以過從足矣

次日太守同一府官員都來慶賀司戶置酒相待四承務自歸臨安回復單公去訖司戶夫妻相愛自不必說光陰似箭不覺三年任滿春娘對司戶說道妾失身風塵亦荷翁嫗愛育其他姊妹中相處也有情分契厚的今將遠去終身不復相見欲具少酒食與之話別不識官人肯容否司戶道汝之事合州莫不聞之何可隱諱便治酒話別何礙大體春娘乃設筵于會勝寺中教人請楊翁楊嫗及舊時同行姊妹相厚者十餘人都來會飲至期司戶先差人在會勝寺等候衆人到齊方纔來禀楊翁楊嫗先到以後衆妓

陸續而來從人點客已齊方敢稟知司戶請孺人登輿僕從如雲前呼後擁到會勝寺中與衆人相見略叙寒暄便上了筵席飲至數巡春娘自出席送酒内中一妓姓李名英原與楊嫗家連居其音樂技藝皆是春娘教導常呼春娘爲姊情似同胞極相敬愛自從春娘脱藉李英好生思想常有鬱鬱之意是日春娘送酒到他面前李英忽然執春娘之手說道姊今超脱汙泥之中高翔青雲之上似妹子沉淪糞土無有出期相去不啻天堂地獄之隔姊今何以救我說罷遂放聲大哭春娘不勝凄慘流泪不止原來李英

此段如保黄肖

有一件出色的本事第一手好針線能于暗中縫紉分毫不差正是

織髮夫人昔擅奇　神針娘子古來稀
誰人乞得天孫巧　十二樓中一李姬

春娘道我司戶正少一針線人吾妹肯來與我作伴否李英道君得阿姊爲我方便得脫此門路是一段大陰德事君司戶左右要覓針線人得我爲之素知阿姊心性强似尋生分人也春娘道雖然如此但吾妹平日與我同行同輩今日豈能居我之下乎李英道我在風塵中每自退姊一步況今日雲泥迥隔又

有嫡庶之異、即使朝夕奉侍阿姊、比于侍婢、亦所甘心、況敢與阿姊比肩耶、春娘道妹既有此心、奴當與司戶商之、當晚席散、春娘回衙、將李英之事對司戶說了、司戶笑道、一之為甚、豈可再乎、春娘再三攛掇司戶只是不允、春娘悶悶不悅、一連幾日、李英遣人以問安奶奶為名、就催促那事、春娘對司戶說道李家姊情性溫雅、針線又是第一、內助得如此人、誠所罕有、且官人能終身不納姬侍則已、若納他人、不如納李家妹、與我少小相處、兩不見笑、官人何不向守公求之、萬一不從、不過拚一沒趣而已、妾亦有詞以

回絕李氏倘僥倖相從豈非全美司戶被旁人攛掇數次不得已先去與鄭司理說知了捉了他同去見太守委曲道其緣故太守笑道君欲一箭射雙雕乎敢當奉命以贖前此通判所責之罪當下太守再下文牒與李英脫籍送歸司戶司戶將太守所贈十萬錢一半給與李姬以爲贖身之費一半給與楊姬以酬其養育之勞自此春娘與李英姊妹相稱極其和睦當初單飛英隻身上任今日一妻一妾又都是才色雙全意外良緣歡喜無限後人有詩云

官舍孤居思黯然　今朝綵線喜雙牽

衍郎不念當時舊　那氏徒懷再世緣
空手忽驚雙塊玉　污泥挺出並頭蓮
姻緣不論良和賤　婚牒書來五百年

單司戶選吉起程、別了一府官僚、挈帶妻妾、還歸臨安宅院、單飛英率春娘拜見舅姑、彼此不覺傷感痛哭了一場、哭罷、飛英又率李英拜見、單公問是何人、飛英述其來歷、單公大怒、說道吾至親骨肉流落失所、理當收拾、此乃萬不得已之事、又旁及外人、是何道理、飛英皇恐謝罪、單公怒氣不息、老夫人從中勸解、遂引去李英于自己房中、要將改嫁、李英那裏肯

依允只是苦苦哀求老夫人見其至誠且留作伴過了數日看見李氏小心婉順又愛他一手針線遂勸單公收留與兒子爲妾單飛英遂授令丞上司官府聞飛英娶娼之事皆以爲有義氣互相傳說無不加意欽敬累薦至太常卿春娘無子李英生一子春娘抱之愛如已出後讀書登第遂爲臨安名族至今青樓傳爲佳話有詩爲證

山盟海誓忽更遷　誰向青樓認舊緣
仁義還收仁義報　宦途無梗子孫賢

十七卷終

又朱世遠[illegible][illegible]倘有此事翻作話柄矣





第十八卷

楊八老越國奇逢

君不見平陽公主馬前奴、一朝富貴嫁為夫、又不見咸陽東門種瓜者、昔日封侯何在也、榮枯貴賤如轉丸、風雲變幻誠多端、達人知命總度外、傀儡場中、一例看、

這篇古風是說人窮通有命、或先富後貧、先賤後貴、如雲蹤無定、瞬息改觀、不由人意想測度、且如宋朝呂蒙正秀才未遇之時、家道艱難、三日不曾飽餐、天津橋上賒得一瓜、在橋柱上磕之、失手落于橋下、那

瓜順水流去不得到口後來狀元及第做到宰相地位起造落瓜亭以識窮時失意之事你說做狀元宰相的人命運未至一瓜也無福消受假如落瓜之時向人說道此人後來榮貴被人做一萬個鬼臉啐乾了一手揩吐沫也不爲過那個信他所以說前程如黑漆暗中摸不出又如宋朝軍卒楊仁杲爲丞相丁晉公治第夏天負土運石汗流不止怨歎道同是一般父母所生那住房子的何等安樂我們替他做工的何等吃苦正是有福之人人伏侍無福之人伏侍人這里楊仁杲口出怨聲却被管工官聽得了一頓

皮鞭打得負痛吞聲不隔數年丁丞相得罪貶做崖州司戶那楊仁杲從外戚起家官至太尉號爲皇親朝廷就將丁丞相府第賜與楊仁杲居住丁丞相起夫治第分明是替楊仁杲做個工頭正是

桑田變滄海　滄海變桑田
窮通無定準　變換總由天

閒話休題則今說一節故事叫做楊八老越國奇逢那故事遠不出漢唐近不出二宋乃出自胡元之世陝西西安府地方這西安府乃禹貢雍州之域周曰王畿秦曰關中漢曰渭南唐曰關內宋曰永興元曰

安西話說元朝至大年間一人姓楊名復八月中秋節生日小名八老乃西安府盩厔縣人氏妻李氏生子纔七歲頭角秀異天資聰俊取名世道夫妻兩口兒愛惜自不必說一日楊八老對李氏商議道我年近三旬讀書不就家事日漸消乏祖上原在閩廣為商我欲湊些貲本買辦貨物往漳州商販圖幾分利息以為贍家之資不知娘子意下如何李氏道妾聞治家以勤儉為本守株待兎豈是良圖乘此壯年正堪跋踄速整行李不必遲疑也八老道雖然如此只是子幼妻嬌放心不下李氏道孩兒幸喜長成妾自

能教訓但願你早去早回當日商量已定擇個吉月出行與妻子分别帶個小廝叫做隨童出門搭了船隻往東南一路進發昔人有古風一篇單道爲商的苦處、

人生最苦爲行商　抛妻棄子離家鄉
飧風宿水多勞役　披星戴月時奔忙
水路風波殊未穩　陸程雞犬驚安寢
平生豪氣頓消磨　歌不發聲酒不飲
少貲利薄多貲累　匹夫懷璧將爲罪
偶然小恙臥床幃　鄉關萬里書誰寄

一年三載不回程　夢魂顛倒妻孥驚
燈花忽報行人至　闔門相慶如更生
男兒遠遊雖得意　不如骨肉長相聚
請看江上信天翁　拙守何曾闕生計

話說楊八老行至漳浦下在檗媽媽家專待收買番貨物原來檗媽媽無子只有一女年二十三歲曾贅個女婿相幫過活那女婿也死了已經過年之外女兒守寡在家檗媽媽看見楊八老本錢豐厚且是志誠老實待人一團和氣十分歡喜意欲將寡女招贅以靠終身八老初時不肯被檗媽媽再三勸道楊

官人你千鄉萬里出外爲客若沒有切己的親戚那個知疼着熱如今我女兒年紀又小正好相配官人做個劉頭大你歸家去有娘子在家在漳州來時有我女兒兩邊來往都不寂寞做生意也是方便順溜的老身又不費你大錢大鈔只是單生一女要他嫁個好人日後生男育女連老身門戶都有依靠就是你家中娘子知道時料也不嗔怪多少做客的娼樓妓館使錢撒漫這還是本分之事官人須從長計較休得推阻八老見他說得近理只得允許擇日成親入贅於檗家夫妻和順自此無話不上二月檗氏懷

孕、期年之後生下一個孩兒合家歡喜、三朝滿月、親戚慶賀不在話下却說楊八老思想故鄉妻嬌子幼、初意成親後一年半載、便要回鄉看覷因是懷了身孕、放心不下、以後生下孩兒蘗氏又不放他動身、光陰似箭不覺住了三年、孩兒也兩週歲了、取名世德雖然與世道排行却冒了蘗氏的姓、叫做蘗世德楊八老一日對蘗氏說暫回關中、看看妻子、便來蘗氏苦留不住、只得聽從、八老收拾貨物打點起身也有放下人頭帳目、與隨童分頭并日催討八老為討欠帳、行至州前、只見掛下榜文、上寫道近奉上司明文

倭寇生發沿海搶掠各州縣地方須用心巡緝防衛犯一應出入俱要盤詰城門晚開早閉等語八老爺聽罷吃了一驚想道我方欲動身不想有此冦警倘或倭寇早晚來將閉了城門知道何日平靜不如趁早走路爲上也不去討帳逕回身轉來只說拖欠帳目急切難取待再來催討未遲聞得路上賊冦生發貨物且不帶去只收拾些細軟行裝來日便要起程檗氏不忍割捨抱着三歲的孩兒對丈夫說道我毋親只爲終身無靠將奴家嫁你幸喜有這點骨血你不看奴家面上須索掛着小孩子千萬早去早回切

使我母子懸望言訖不覺雙眼流淚楊八老也命好
道娘子不須掛懷三載夫妻恩情不淺此去也是萬
不得已一年半載便得相逢也當晚榮媽媽治盃送
行次日清晨楊八老起身梳洗別了岳母和渾家帶
了隨童上路未及兩日在路吃了一驚但見

舟車擠壓男女奔忙人人膽丧盡愁海寇恁猖狂
個個心驚只恨官兵無備禦扶幼携老難禁兩脚
奔波棄子拋妻單爲一身逃命不辨貧窮富貴急
難中總則一般那管城市山林藏身處只求片地

正是寧爲太平犬莫作亂離人

楊八老看見鄉村百姓紛紛擾擾都來城中逃難傳說倭寇一路放火殺人官軍不能禁禦聲息至近號得八老魂不附體進退兩難思量無計只得隨衆奔走且到汀州城裡再作區處又走了兩個時辰約離城三里之地忽聽得喊聲震地後面百姓們都號哭起來那是倭寇殺來了衆人先唬得脚軟奔跑不動

楊八老望見傍邊一座林子向刺斜裡便走也有許多人隨他去林叢中躲避誰知倭寇有智慣是四散埋伏林子内先是二個倭子跳將出來衆人欺他單身正待一齊奮勇敵他只見那倭子把海叵羅吹了

一聲吹得嗚嗚的響四圍許多倭賊一個個舞着長刀跳躍而來正不知那里來的有幾個扭捽漢子平昔間有些手脚的捺着性命將手中器械上前迎敵猶如火中投雪風裡揚塵被倭賊一刀一個分明砍瓜切菜一般唬得衆人一齊下跪口中只叫饒命原來倭寇逢着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擄得婦女恣意奸淫弄得不耐煩了活活的放了他去也有有情的倭子一般私有所贈只是這婦女雖得了性命一世被人笑話了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髮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

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只要拔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昔百姓中禿髮鬍鬚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那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着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兇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昔人有詩單道着倭寇行兵之法詩云

倭陣不諠譁　紛紛正帶斜
螺聲飛蛺蝶　魚貫走長蛇

扇散全無影　刀來一片花
更兼真僞混　駕舸擾中華

錫八老和一羣百姓們都被倭奴擒了好似甕中之鱉釜中之魚沒處躲閃只得隨順以圖苟活隨童巴不見了正不知他生死如何到此地位自身管不得何暇顧他人莫說八老心中愁悶且說衆倭奴在鄉村劫掠得許多金寶心滿意足聞得元朝大軍將到搶了許多船隻驅了所擄人口下船一齊開洋歡歡喜喜逕回日本國去了原來倭奴入寇國王多有不知者乃是各島窮民合夥泛海如中國賊盜之類彼

處只如做買賣一般、其出掠亦各分部統、自得大王之號、到回去仍復隱諱了、劫掠得金帛均分受用、亦有將十分中一二分獻與本島頭目、互相容隱、如被中國人殺了、只作做買賣折本一般、所擄得壯健男子、留作奴僕使喚、剃了頭赤了兩脚、與本國一般裝樣、給與刀仗、教他跳戲之法、中國人懼怕、不敢不從、過了一年半載、水土習服、學起倭話來、竟與真倭無異了、光陰似箭、這楊八老在日本國不覺住了一十九年、每夜私自對天拜禱、願神明護佑、我楊復再轉家鄉、重會妻子、如此寒暑無間、有詩爲證、

異國飄零十九年　鄉關魂夢已淒然
蘇卿困虜旄俱脫　洪皓留金雪滿顛
彼為中朝甘守節　我成俘虜獲何愆
首丘無計傷心切　夜夜虔誠禱上天

話說元泰定年間日本國年歲荒歉衆倭糾夥又來入寇也帶楊八老同行八老心中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所喜者乘此機會到得中國陝西福建二處俱有親屬皇天護祐萬一有骨肉重逢之日再得團圓也未可知所憂者此身全是倭奴形像便是自家照着鏡子也吃一驚他人如何認得況且刀鎗無情此去

多凶少吉枉送了性命只是一說寧作故鄉之鬼不願爲異國之人天天可怜遇着飄洋只願在浙閩兩處便好若在他方也是枉然原來倭寇飄洋也有個天數聽憑風勢若是北風便犯廣東一路若是東風便犯福建一路若是東北風便犯溫州一路若是東南風便犯淮楊一路此時二月天氣衆倭登船離岸正値東北風大盛一連數日吹個不住逕飄向溫州一路而來那時元朝承平日久沿海備禦俱疎就有幾隻船幾百老弱軍士都不堪拒戰望風逃走衆倭公然登岸少不得放火殺人楊八老雖然心中不願

也不免隨行逐隊這一番自二月至八月官軍連敗了數陣搶了幾個市鎮轉掠寧紹又到餘杭其兇暴不可盡述各府州縣寫了告急表章申奏朝廷旨下兵部差平江路普花元帥領兵征勦這普花元帥足智多謀又手下多有精兵良將奉命剋日興師大刀闊斧殺奔浙江路上來前哨打探倭寇占住清水閘爲穴普花元帥約會浙中兵馬水陸並進那倭寇平素輕視官軍不以爲意誰知普花元帥手下有十個統軍都有萬夫不當之勇軍中多帶火器四面埋伏一等倭賊戰酣之際埋伏都起火器一齊發作殺得

鬼走頭沒路大敗虜輸斬首千餘級活捉二百餘人其搶船逃命者又被水寨官兵截殺也多有落水妖者普花元帥得勝賞了三軍猶恐餘倭未盡遣兵四下搜獲真個是

饒伊兇暴如狼虎　恐貫盈時定受殃

話分兩頭却說淸水閘上有個淸廟其神姓衞名俊錢塘人氏年十六歲時夢見玉帝遣天神傳命剖開其腹換去五臟六腑醒來猶覺腹痛從幼失學未曾知書自此忽然開悟無書不曉下筆成文又能預知將來禍福之事忽一日卧於家中叫喚不起良久方

醒自言適在東海龍王處赴宴被他勸酒過醉家人不信及嘔吐出來都是海錯異味目所未睹方知真實到三十六歲忽對人說玉帝命我爲江濤之神三日後必當赴任至期無疾而終是日江中波濤大作行舟將覆忽見朱旛皁蓋白馬紅纓簇擁一神現形雲端間口中叱咤之聲俄頃波恬浪息問之土人其形貌乃馮俊也於是就其所居立廟祠之賜名順濟廟紹定年間累封英烈王之號其神大有靈應倭寇占住清水閘時楊八老私向廟中祈禱問筶得個大吉之兆心中暗喜與先年一般向被擄去的共十三

人約會大兵到時出首投降又怕官軍不分真假拿去請功狐疑不決到這八月二十八日倭寇大敗楊八老與十二個八俱潛躲在順濟廟中不敢出頭正在兩難急聽得廟外喊聲大舉乃是老王千戶名喚王國雄引着官軍入來搜廟一十三人盡被活捉細綁做一團兒吊在廊下衆人口稱冤枉都說不是真倭那里係他此時天色已晚老王千戶權就廟中歇宿打點明早解官請功事有奏巧老王千戶帶個貼身伏侍的家人叫做王興夜間起來出恭聞得廊下哀號之聲其中有一個像閩中聲音好生奇異悄地

點個燈去打一看、看到楊八老面貌有些疑惑、問道、你們既說不是真倭、是那里人氏、如何入了倭賊黨内。又是一般形貌、楊八老訴道、衆人都是閩中百姓、只我是安西府盩厔縣人、十九年前在漳浦做客、被倭寇擄去、髡頭跣足、受了萬般辛苦、衆人是同時被擄的、今番來到此地、便想要自行出首、其奈形狀怪異、不遇個相識之人、恐不相信、因此狐疑不决、幸天兵得勝、倭賊敗亡、我等指望重見天日、不期老將軍不行細審、一槩綑吊、明日解到軍門、性命不保、說罷、衆人都哭起來、王興忙搖手道、不可高聲啼哭、恐驚

醒了老將軍反爲不美則你這安西府漢子姓甚名誰楊八老道我姓楊名復小名八老長官也帶些閩中語音莫非同郡人麼王興聽說吃了一驚原來你就是我舊主人可記得隨童麼小人就是楊八老道怎不記得只是鬚眉非舊端的對面不相認了自當初在閩中分散如何却在此處王興道且莫細談明早老將軍起身發解時我貼在傍邊你只看着我喚我名字起來小人自來與你分解說罷提了燈自去了衆人都向八老問其緣故八老略說一二莫不歡喜正是

死中得活因災逃　絕處逢生遇救來

原來隨童跟着楊八老之時纔一十九歲如今又加十九年是三十八歲人了急切如何認得當先與主人分散躲在茅厠中僥倖不曾被倭賊所掠那時老王千戶還是百戶之職在彼領兵偶然遇見見他伶俐問其來歷收在身邊伏侍就便討他訪問主人消息誰知杳無音信後來老王百戶有功陞了千戶改調浙中地方做官隨童改名王興做了身邊一個得力的家人也是楊八老命不當盡祿不當終否極泰來天教他主僕相逢閒話休題卻說老王千戶只早

點齊人衆解下一十三名倭犯要解往軍門請功正
行走身忽見倭犯中一人看定王興高聲叫道匯童
我是你舊主人可來救我王興假意認了一認兩下
抱頭而哭因事體年遠老王千戶也忘其所以了恠
喚王興問其緣故王興一一訴說此乃小人十九年
前失散之主人也彼時尋覓不見不意被倭賊擄去
小人看他面貌有些相似正在疑惑誰想他到認得
小人喚起小人的舊名望恩主辨其冤情釋放我舊
主人小人便跪在堦前瞑目無怨說罷放聲大哭衆
倭犯都一齊聲寃起來各道家鄉姓氏情節相敘老

王千戶道既有此冤情我也不敢自專解在帥府教他自行分辨王興道求恩主將小人一齊解去好做對證老王千戶起初不允被王興哀求不過只得允了當日將一十三名倭犯連王興解到帥府普花元帥道既是倭犯便行斬首那一十三名倭犯一個個高聲叫冤起來內中王興也叫冤枉王國雄便跪下去將王興所言事情稟了一遍普花元帥准信就教王國雄押着一干倭犯并王興發到紹興郡丞楊世道處審明回報故元時節郡丞即如今通判之職卻只下太守一肩與太守同理府事最有權柄那日郡

丞楊公升廳理事甚是齊整怎見得有詩爲證

吏書站立如泥塑　軍卒分開似木雕

隨你兇人奸似鬼　公庭刑法不相饒

老王千戶奉帥府之命親押一十三名倭犯到揚郡

丞廳前相見已畢備言來歷楊公送出廳門復歸公

座先是王興開口訴冤那一班倭犯哀聲動地楊公

問了王興口詞先喚楊八老來審楊八老將姓名家

鄉備細說了楊郡丞問道既是盩厔縣人你妻族何

姓有子無子楊八老道妻族東村李氏止生一子取

名世道小人到漳浦爲商之時孩兒方年七歲在漳

浦住了三年、就陷身倭國、經今又十九年、自從離家之後音耗不通妻子不知存亡、若是孩兒撫養得長大算來該二十九歲了、老爺不信時、移文到盩厔縣中將三黨親族姓名、一一對驗小人之冤可白矣再問王興所言皆同衆人又齊聲叫冤楊公一一細審都是閩中百姓同時被擄的楊公沉吟半晌喝道權且收監待行文本處查明來歷方好釋放當下散堂回衙見了母親楊老夫人口稱怪事不絕老夫人問道孩兒今日問何公事口稱怪異何也楊公道有王千戶解到倭犯一十三名說起來都是我中國百姓

被倭奴擄去的是個假倭不是眞倭內中一人姓楊名復乃縣中盩厔縣人氏他說二十一年前別妻李氏往漳浦經商三年之後遭倭寇作亂擄他到倭國去了與妻臨別之時有兒年方七歲到今算該二十九歲了母親常說孩兒七歲時父親往漳州爲商一去不回他家鄉姓名正與父親相同其妻子姓名又分毫不異孩兒今年正二十九歲世上不信有此相合之事況且王千戶有個家人王興一口認定是他舊主那王興說舊名隨童在漳浦亂軍分散又與我爺舊僕同名所以稱怪老夫人也不覺稱道怪事怪

事世上相同的事也頗有不信件件皆合事有可疑你明日再行吊審我在屏後竊聽是非頃刻可决楊世道領命次日重喚取一十三名倭犯再行細鞫其言與昨無二老夫人在屏後大叫道楊世道我兒不須再問則這個盩厔縣人正是你父親那王興端的是隨童了驚得郡丞楊世道手脚不迭一跌跌下公座來抱了楊八老放聲大哭請歸後堂王興也隨進來當下母子夫妻三口抱頭而哭分明是夢裡相逢一般則這隨童也哭做一堆哭了一個不耐煩方纔拜見父親隨童也來磕頭認舊時主人主母楊八老

對兒子道我在倭國夜夜對天禱告只願再轉家鄉重會妻子今日皇天可憐果遂所願目喜孩兒榮貴萬千之喜只是那一十二人都是閩中百姓與我同時被擄的實出無奈吾兒速與昭雪不可偏枯使他怨望楊世道領了父親言語便把一十二人盡行開放又各贈回鄉路費三兩衆人謝恩不盡一面分付書吏寫下文書申覆帥府一面安排做慶賀筵席衙內整備香湯伏侍八老沐浴過了通身換了新衣頂冠束帶楊世道娶得夫人張氏出來拜見公公一門骨肉團圓懽喜無限這一事鬧遍了紹興府前本府

檗太守聽說楊郡丞認了父親，備下羊酒，特往稱賀，定要請楊太公相見。楊複只得出來，見了檗公，敘禮已畢，分賓而坐。檗太守欣羨不已。楊郡丞置酒留款。飲酒中間，檗太守問楊太公何由久客閩中，以致此禍。楊八老答道：「初意一年半載，便欲還鄉。何期下在檗家，他家適有寡女，年二十三歲，正欲招夫幫家過活，老夫入贅彼家，以此淹留三載。」檗公問道：「在彼三年，曾有生育否？」八老答道：「因是檗家懷孕，生下一兒，兩不相捨。不然，也回去久矣。」檗公又問道：「所生令郎，可曾取名？」八老不知太守姓名，便隨口應道：「因是本

楊小兒取名世道，那欒氏所生，就取名欒世德，要見兩姓兄弟之意。算來，欒氏所生之子，今年也該二十二歲了。不知他母子存亡下落，說罷，下淚如雨。欒太守也不盡歡，又飲了數杯，作別回去，與母親欒老夫人說知：如此如此，如此如此。他說在漳浦所娶欒家，與母親同姓，年庚不差，莫非此人就是我父親？欒老夫人道：你明日備個筵席，請他赴宴，待我屏後窺之，便見端的。次日，楊八老具個通家名帖，來答拜欒公，欒公也置酒留款。欒老夫人在屏後偷看，那時八老衣冠濟楚，又不似先前倭賊樣子，一發容易認了。欒老夫人聽

潘公以子冇異物一朝而得二貴子兩夫人以東楹焉出地歷色天異留

不多幾句言語便大叫道我兒欒世德快請你父親進衙相見楊八老出自意外倒吃了一驚欒太守慌忙跪下道孩兒不識親顏乞恕不孝之罪請到私衙與欒老夫人相見抱頭而哭與楊郡丞衙中無異正叙話間楊郡丞遣隨童到太守衙中迎接父親聽說太守也認了父親隨童大驚撞入私衙見了欒老夫人磕頭相見欒老夫人問起方知就是隨童此時隨童纔叙出失散之後遇了王百戶始末根由闔門歡喜無限欒太守娶妻蔣氏也來拜見公公欒公命重整筵席請楊郡丞到來備細說明一守一丞到此方

石會與兵號獸所發豈非天故為之哉

認做的親兄弟當日連楊衙小夫人張氏都請過來做個合家歡筵席這一場歡喜非小分明是苦盡生甘否極過泰豐城之劍再合合浦之珠復回高年學究忽然及第連科乞食貧兒驀地發財掘藏寡婦得夫花發蘋孤兒遇父草行根喜勝他鄉遇故知歡如久旱逢甘雨兩葉浮萍歸大海人生何處不相逢

楊八老在日本國受了一十九年辛苦誰知前妻李氏所生孩兒楊世道後妻蘗氏所生孩兒蘗世德長大成人中同年進士又同選在紹興一郡爲官今日

天遣相逢在枷鎖中脫出性命、就認了兩位夫人、兩個貴子、真是古今罕有、第三日闔郡官員盡知奇事、都來賀喜、老王千戶也來稱賀、已知王興是楊家舊僕、不相爭執、王興已娶有老婆在老王千戶家、老王千戶奉丞檗太守楊郡丞疾忙差人送王興夫妻到于府中完聚、檗太守和楊郡丞一齊備個文書、到普花元帥處述其認父始末、普花元帥奏表朝廷、一門封贈、檗世德復姓歸宗、仍叫楊世德、八老在任上安享榮華、壽登耆耋而終、此乃是欬生有命富貴在天、榮枯得失盡是八字安排、不可强求、有詩爲證、

脫離地獄忽登天　二子榮妻富貴全

命裡有時終自有　人生何必苦埋怨